

本报记者近日走访沪上多家公共游泳场所

体检卡，5元钱买个准入证？

炎炎夏日，游泳池是个清凉快的好地方。不过，人们去游泳前的第一件事，是必须花5元钱办理一张有效期1年的体检卡。近日，记者走访了上海多家公共泳池，发现小小一张卡片实在徒有虚名，不免让人担心。

买张卡走个形式

7月1日，姜先生和朋友去热带风暴游玩。排队等候20分钟后，他们才到了售票窗口，刚想掏钱，却被工作人员拦了下来：“凭体检卡购买门票，没有的要当场购买。”在体检卡销售窗口，姜先生发现买来的体检卡上，合格章已经敲好，一旁的保安插了上来：“这样就可以了，直接去买票！”姜先生一听就来气：“买体检卡难道就是走个形式？”

一名自称负责人的白先生解释说，乐园每天客流量极大，挨个体检来不及，进园出示体检卡是上面的规定。与此同时，姜先生却看到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妇女正襟危坐，无人问津。“既然不履行义务，凭什么收费？”

本报讯（实习生 许明 记者 金恒）昨天下午1时15分许，一男子爬上一幢30层高的在建商品房，扬言跳楼，导致过路市民纷纷驻足围观，附近交通受到严重影响。该男子后经劝说返回地面。

下午3时许，记者赶到天钥桥路辛耕路口的永新城施工工地，只见男子仍旧伏在楼顶的玻璃外墙上。据工地工作人员称，男子大约50岁，想跳楼的原因可能是生意失败。后经警方近5个小时的劝说，男子于晚上6时20分被带离现场。

记者看到，单向双车道的天钥桥路从肇嘉浜路开始就严重拥堵，跳楼男子所在的永新城3号楼下底，正好是天钥桥路171弄弄口，挤满了大量围观市民；警车和消防车停在弄口的马路旁，占据了整条非机动车道；而在天钥桥路的另一侧，是一个有近10条公交线路停靠的车站。交通一度处于瘫痪状态，有关部门虽采取了前方路口长绿灯放行措施，但收效不大。

体检不超过3秒

5元钱一张卡，包括保险费2.5元，工本费0.5元和体检费2元，泳客刘先生坦言：“一分价钱一分货，2元钱要享受具体的体检服务，实在太不现实。”

在位于其康路的大康水上乐园，20分钟内，每名泳客的体检过程都不超过3秒，基本上是目测，没有身体接触和询问。对于医生不触碰泳客身体，仅采用目测的方式，上海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的周女士解释说，是为了防止交叉感染。

据悉，今年5月份，有关部门下发通知规定，游泳场所的健康检查工作以检查眼睛和皮肤两项为主，其他项目则采取询问的方式。记者对比2003年和2007年两张体检卡发现，以往需要检查眼、皮肤、血压、肺、心脏和传染病等项目，现在体检卡后四项已改为自述项目。

这些简化的体检程序，到底是不是体检的标准程序呢？记者走访中发现，各大泳池的体检方式不

一，有的医生会用听诊器听一下心肺功能，有的医生要求查看双足皮肤，有的则会看下眼睛，并没有标准程序可循。

靠目测难免疏漏

据了解，现行的体检项目，主要是为了避免公共泳池的交叉感染，目的是“保护他人”，而心肺血压等自述项目，目的是“保护自己”。

华山医院皮肤科的郑志忠医生认为，通过目测，一些明显的皮疹，如牛皮癣，一些眼科疾病，如结膜炎（俗称“红眼病”）是可以被发现的，但是，一些真菌类皮肤病，如脚癣、股癣、体癣等，如不检查清楚，在水中极易发生交叉感染。这一类皮肤病，单靠游泳池里的氯消毒几乎没什么效果，存在相当大的传染机会。为了让他人远离病菌，泳前体检的确非常必要。

管理中存在漏洞

体检卡具有强制性，但是，执行起来却不“强硬”。体检卡的有效期是1年，办理后便可在各大泳池通用，但是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，问

题不仅存在于体检卡办理过程中，而且在随后的体检卡管理中，也存在一定漏洞。

在一些游泳场所，工作人员往往只要求泳客填写姓名；或是草草地在体检项目前打上几个钩，盖章了事；更有甚者，凭只有红图章的“裸卡”就能自由出入。随意借用、冒名顶替等投机做法不断出现，在热带风暴水上乐园门口，更是有众多黄牛在出口处公开回收体检卡。

实习生 许明 张骋 记者 金恒

|热|线|快|评|

老问题新情况

如果体检卡只是5元钱一张的变相门票，那么这道所谓的门槛不设也罢，因为这样的体检卡只能成为某些地方的牟利工具，而不能起到任何作用。正如专家所说，泳前体检非常必要，但体检卡制度没有真正起到这个作用。

体检卡的问题并非新问题，但这样年复一年地出现，真有可能产生新情况，到时候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？

林川

评论 07071410401

突发
新鲜
感人
事

962288

E-mail:xwrx@wxjt.com.cn
MSN:xwrx@hotmail.com
传真:62672491
线索一旦采用即付酬金

堂哥骑车带两堂弟突遇车祸一死两伤

本报讯（记者 孙云）昨天中午，在军工路民星路口，一辆集装箱卡车与一辆助动车相撞，造成1死2伤。

事发时，集装箱卡车正在转弯，助动车上有3名来自安徽的男孩，其中年龄最大的男孩16岁，骑车带着两名分别为14岁和12岁的堂弟。两车相撞后，16岁男孩被压在车下，当场死亡，另外两名男孩被送往长海医院抢救，分别有软组织挫伤、脚趾骨折、头部瘀血等症状，无生命危险。

隔离板倒塌砸伤人

本报讯（记者 方毓强）昨天下午1时40分许，河南北路海宁路口一在建工地近百米长的隔离板突然倒塌，将路过的2名骑车人砸伤。

据了解，河南北路从海宁路至七浦路商场门前共200多米长的路段正在挖土排管。施工方在施工现场与非机动车道之间放置了一排高约2米的中空隔离板。谁知，其中近100米路段的隔离板突然倒塌，2名骑车人猝不及防被砸伤。所幸倒塌的隔离板不重，两人只受了轻伤。

据工地一名负责人称，事故是挖掘机不慎碰到隔离板所致。

双阳支路浴室失火

本报讯（记者 方毓强）昨晚8时30分许，杨浦区双阳支路19号一家浴室失火，事发前浴室已经停业。一名消防队员登上2楼灭火时，不慎摔落，手臂受伤，被送往附近医院治疗。大火随即被扑灭，无其他人受伤。

962288 热线追踪>>>

增派人手引导用票

本报讯（见习记者 乐梦融 实习生 杨路遥）本报7月9日A7版曾报道了部分外地游客因不会使用地铁车票导致进站受阻，造成闸机口拥挤一事。上海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获悉后，派人实地了解情况，在铁路上海南站等繁忙站点的闸机口及自动售票机旁增派人手，引导乘客正确使用地铁车票。

962288 热线专递>>>

【当心“碰瓷族”】

昨晚8时30分：读者凌先生来电反映，他在沪宁高速公路芳茂山服务区的停车场倒车时，后面一辆外地牌照的面包车上下来4个上海口音的人，声称有一女子被他轧到了脚。他陪同他们一起去附近医院拍片，结果显示那女子小脚趾骨折。他当即被索3500元。事后，他怀疑对方是“碰瓷族”。
方毓强 整理

962288 热线回音>>>

本报7月9日“热线专递”栏目报道，浦东白杨路芳芯路口的交通信号灯下有一个洗车摊占路洗车，影响了交通秩序和安全。浦东环境热线获悉此事后，转交陆家嘴城管大队花木分队处理，该队已现场执法，取缔了这个无证洗车摊，保证道路畅通。
孙云 整理



『空调墙』今天拆了！

昨天本报A7版刊登了《39只空调外机正对居民晒台》的图片新闻，引起了黄浦区有关部门的重视。据环保、城监、工商等部门查实，该

家美发美容院根本没有办理相关的经营许可证。为此，有关部门责令其立即拆除“空调墙”。今天上午，这堵让居民担忧的“空调墙”终于被拆除

了，居民们拍手称快。

图为离“空调墙”住得最近的王阿婆见到“空调墙”被拆，高兴地笑了
杨建正 摄影报道

凉粉：小心“美白”货 别做下酒菜

都无防蝇、防尘设施，更没有冷藏藏设备。其次，凉粉在制作环节上的“猫腻”更带来重重隐患：许多商贩为了使凉粉外表洁白美观，非法加入吊白块、过氧化苯甲酰等增白剂，过氧化苯甲酰禁用于食品，过量食入会产生恶心、呕吐等中毒症状；有的商贩为了让凉粉吃起来更有“劲道”，加入塑料粉；还有一些商贩为了延长保质期，大

量加入防腐剂。

有人认为凉粉既可下酒又可解酒，事实并非如此。凉粉及粉皮在加工过程中要加入适量白矾，而白矾有减缓肠胃蠕动的作用，凉粉佐酒入胃，会使喝下去的酒在胃肠中的停留时间延长，这样既增加了人体对酒精的吸收，又增加了酒精对胃肠的刺激作用，减缓了血流速度，使人更易醉酒。

首先，街头凉粉在经营环节上就不卫生。绝大多数经营者选择在路边、夜市摆摊，食品有可能被污染。另外，几乎所有流动摊点

孩子放假，爸妈可不放假，办公室多了“小尾巴”——

暑假，你安顿好自家孩子了吗

地进修培训2个月的通知。她和她先生都是新上海人，双方父母都在外地，鞭长莫及。

为此，王女士开了好几次家庭电话会议，最后决定将女儿送回大老远，由外公外婆带一个月，再由外公外婆送到她先生的老家。

打“游击战”

君君读小学四年级，参加暑托班显得年龄偏大了点，可她的爸爸妈妈每天8时要上班，晚上7时多才能到家。君君爸爸叹了口气

说：“她一个人在家，一是安全问题让人担心，二是没人烧饭给她吃。另外，我们更担心她趁我们不在，成天看电视、玩电脑。”无奈，君君在亲戚家打起“游击战”：哪家老人有空，她就去住上一到两星期。

这一星期，她正住在已经退休的姨婆家，白天由姨婆监督完成一定量的暑假作业，晚上则由阿姨辅导英语。“下周姨婆一家要去外地旅游，我只能搬到舅舅家去住。”打了好几年“游击战”，君君对临时“挪窝”已经习以为常。

请个家教

陈先生是公司部门经理，经常出差，而妻子也工作繁忙。每到假期，陈先生就帮女儿妮妮报好了假期班。但今年，妮妮是“准小学生”了，进不了幼儿园暑托班。“家里只有我妈妈，但她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大好，一个人看孩子太累了。”

既想为年迈的母亲减压，又想找人陪

妮妮，陈先生暑假前就去家教公司物色了一名大学生家教，专门来陪

妮妮玩。英文好、男生，是陈先生开出的两个条件。“9月份就要上小学了，先给她预热下英文。选择男生，是因为男生比较会玩，而且爱运动，可以带着妮妮健身。”

本报记者 马丹